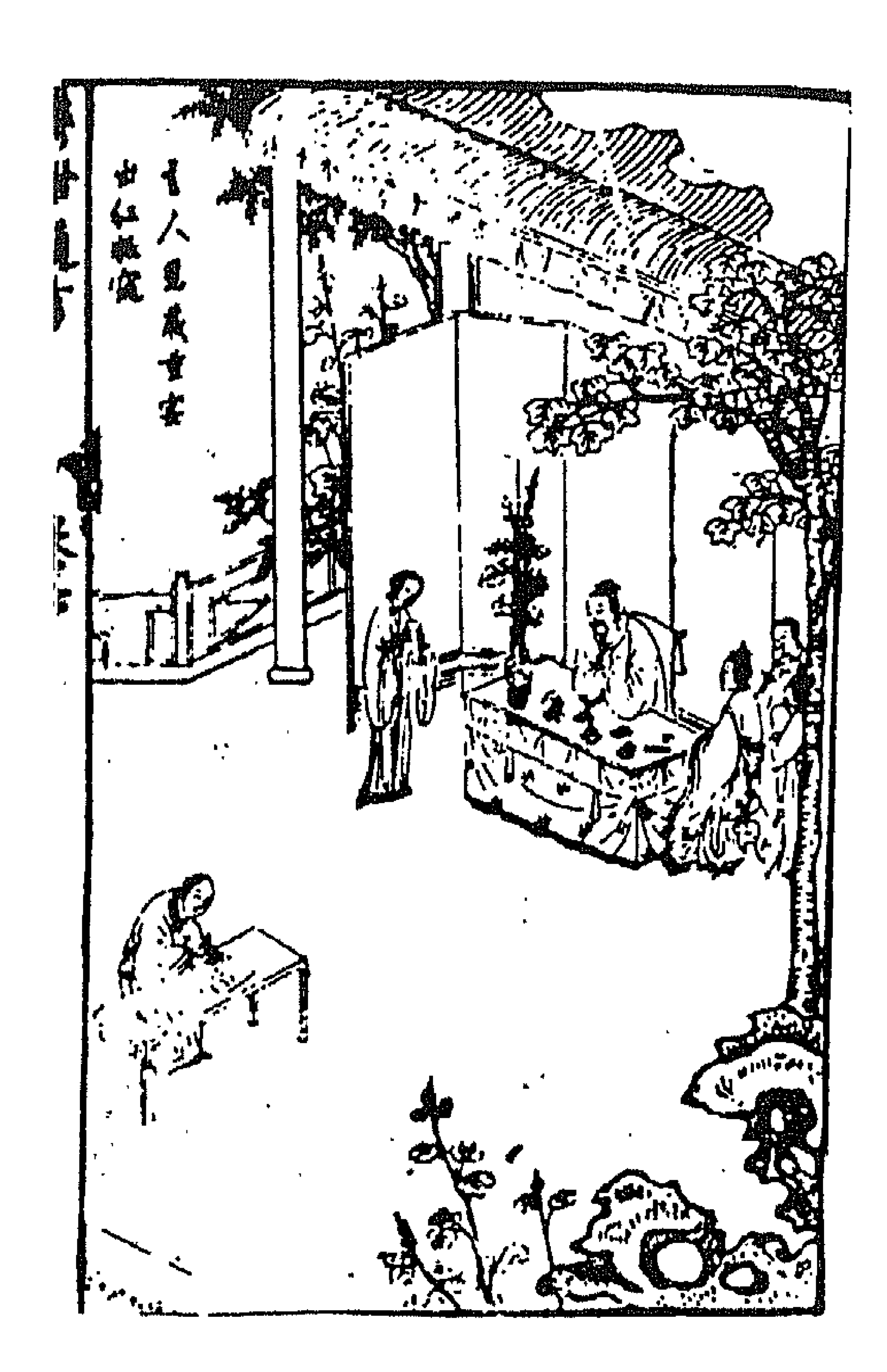
警世通言


主人見嚴重客
出紅妝從


遇此火光三昧畢
見本來面目

第七卷

陳可常端陽仙化

利名門路兩無憑　百歲風前短焰燈
只恐爲僧僧不了　爲僧得了盡輸僧

話說大宋高宗紹興年間溫州府樂清縣有一秀才姓陳名義字可常年方二十四歲生得眉目清秀且是聰明無書不讀無史不通紹興年間三舉不第就於臨安府衆安橋命鋪算看本身造物那先生言命有華蓋却無官星只好出家陳秀才自小聽得母親說生下他時夢見一尊金身羅漢投懷今日功名蹭

蹬之際，又聞星家此言，忿一口氣，回店歇了一夜，早起籌選了房宿錢，催人挑了行李，逕來靈隱寺投奔印鐵牛長老出家，做了行者。這個長老博通經典，座下有十個侍者，號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皆讀書聰明，陳可常在長老座下，做了第二位侍者。紹興十一年間，高宗皇帝母舅吳七郡王，時遇五月初四日，府中裹粽子，當下郡王鈞旨，分付都管：明日要去靈隱寺齋僧，可打點供食齋襯。都管領鈞旨，自去關支銀兩，買辦什物，打點完備。至次日早飯後，郡王點看什物，上轎，帶了都管、幹辦、虞候、押番一干人等出

了錢塘門過了石涵橋大佛頭逕到西山靈隱寺先有報帖報知長老引眾僧鳴鑼擂鼓接郡王上殿燒香請至方丈坐下長老引眾僧參拜獻茶分立兩傍郡王說每年五月重五入寺齋僧解粽今日依例布施院子擡供食獻佛大盤托出粽子各房都要散到郡王閒步廊下見壁上有詩四句

齊國曾生一孟嘗　晉朝鎮惡又名彰
五行偏我遭時蹇　欲向星家問短長

郡王見詩道此詩有怨望之意不知何人所作回至方丈長老設宴管待郡王問長老你寺中有何人能

作得好詩。長老覆恩王：敝寺僧多，座下有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個侍者，皆能作詩。郡王說：與我喚來。長老覆恩王：止有兩個在敝寺，這八個教去各庄上去了。只見甲乙二侍者到郡王面前。郡王叫甲侍者：你可作詩一首。甲侍者稟乞題目。郡王教就將粽子為題。甲侍者作詩曰：

四角尖尖草縛腰　浪蕩鍋中走一遭
若還撞見唐三藏　將來剝得赤條條

郡王聽罷大笑道：好詩，却少文采。再喚乙侍者作詩。乙侍者問訊了，乞題目。郡王又將粽子為題，作詩曰：

全之還為象有八字前面有偽只與不同尤報吾宗然

香糉年年祭屈原　齋僧今日結良緣
滿堂供盡知多少　生死工夫那個先

郡王聽罷大喜道好詩問乙侍者廊下壁間詩是你作的乙侍者覆恩王是侍者做的郡王道既是你做的你且解與我知道乙侍者道齊國有個孟嘗君養三千客他是五月五日午時生晉國有個大將王鎮惡此人也是五月五日午時生小侍者也是五月五日午時生郡受此窮苦以此做下四句自歎郡王問你是何處人氏侍者答道小侍者溫州府樂清縣人氏姓陳名義字可常郡王見侍者言語清亮人才出

眾意欲擡舉他當日就差押番去臨安府僧錄司討一道度牒將乙侍者剃度爲僧就用他表字可常爲佛門中法號就作郡王府內門僧郡王至晚回府不在話下光陰似箭不覺又早一年至五月五日郡王又去靈隱寺齋僧長老引可常幷眾僧接入方丈少不得安排齋供款待郡王坐間叫可常到面前道你做一篇詞要見你本身故事可常問訊了口念一詞名菩薩蠻

平生只被今朝誤今朝却把平生補重午一年期齋僧只待時　主人恩義重兩載蒙恩寵清淨得

爲俗剛剛度此生。

那王大喜，盡醉回府，將可常帶回見郡國夫人，說道：「這個和尚是溫州人氏，姓陳名義，三舉不第，因此棄俗出家，在靈隱寺做侍者。我見他作得好詩，就剃度他爲門僧，法號可常，如今一年了。今日帶回府來參拜夫人。」夫人見說，十分歡喜，又見可常聰明朴實，一府中人都歡喜。郡王與夫人解粽，就將一個與可常，教做粽子詞，還要粽子爲題。可常問訊了，乞紙筆，寫出一詞來：

包中香黍分邊角，彩絲剪就交絨索，樟治泛菖蒲

右尚相內席上與又連跡新詞加是詞注也

年年五月初、主人恩義重對景承歡寵何日誑山家、葵榴三四花、

郡王起了大喜傳言喚出新荷姐就教他唱可常這詞、那新荷姐生得眉長眼細面白唇紅舉止輕盈手拏象板立于筵前唱起遶梁之聲衆皆喝采郡王又教可常做新荷姐詞一篇還要菩薩蠻可常執筆便寫詞曰、

天生體態腰肢細、新詞唱徹歌聲利、一曲泛清奇、揚塵簌簌飛、主人恩義重、宴出紅粧寵、便要賞新荷、時光也不多、

郡王越加歡喜至晚席散着可常回寺至明年五月

五日郡王又要去靈隱寺齋僧不想大雨如傾郡王

不去分付院公你自去分散衆僧齋供就教同可常

到府中來看看院公領旨去靈隱寺齋僧說與長老

郡王交同可常回府長老說近日可常得一心病不

出僧房我與你同去問他院公與長老同至可常房

中可常睡在牀上分付院公拜覆恩王小僧心病發

了去不得有一柬帖與我呈上恩王院公聽說帶來

這封柬帖回府郡王問可常如何不來院公告恩王

可常連日心疼病發來不得教男女來上一簡他親

自封好郡王拆開看又是菩薩蠻詞一首

去年共飲菖蒲酒今年却向僧房守好事更多磨教人没奈何　主人恩義重知我心頭痛待要賞新荷爭知疾愈麽

郡王隨即喚新荷出來問此詞有管家婆稟覆恩王近日新荷眉低眼慢乳大腹高出來不得郡王大怒將新荷送獄府中五夫人勘問新荷供說我與可常有奸有孕五夫人將情詞覆恩王郡王大怒可知道這秃驢詞内都有管新荷之句他不是害什麽心病是害的相思病今日他自說心疼不敢到我府中救

人分付臨安府差人去靈隱寺拏可常和尚臨安府
差人去靈隱寺即長老處要可常長老離不得安排
酒食送些錢鈔與公人常言道官法如爐誰肯容情
可常推病不得只得掙閣起來隨着公人到臨安府
廳上跪下府主升堂
鼕鼕牙鼓響　公吏兩邊排
閻王生死案　東嶽攝魂臺
帶過可常問道你是出家人郡王怎地恩顧你緣何
做出這等沒天理的事出來你快快招了可常說並
無此事府尹不聽分辨左右拏下好生打左右將可

有此一念還只得了斬竹心念不留根救可常也

官中不細審理不知冤了多少人

常把他倒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可常招道小僧果與新荷有奸一時念頭差了供招是實將新荷勘問一般供招臨安府將可常新荷供招呈上郡王郡王本要打殺可常因他滿腹文章不忍下手監在獄中那說印長老自思可常是個有德行和尚日常山門也不出只在佛前看經便是郡王府裏與去半日未晚就回又不在府中宿歇此事從何而來內中必有蹺蹊連忙入城去傳法寺央住持槀大惠長老同到府中與可常討饒郡王出堂賜二長老坐待茶郡王開口便說可常無禮我平日怎麼看待他却做下不

不及僧亦不錯何只人行知定多少果判

仁之事二位長老跪下再三真說可常之罪僧亦心敢保他分辨但求恩王念平日錯愛之情可以便恕二二郡王請二位長老回寺明日分付臨安府從輕發落即長老開言謝恩王此事日久自明郡王聞言心中不喜退入後堂再不出來二位長老見郡王不出也去出府叅紫長老說郡王嗔怪你說日久自明他不肯認錯便不出來即長老便說可常是個有德行的日常無事出門也不出只在佛前看經便是郡王府裏喚去去了半日便回又不曾行從此姦從何而來故此小僧說日久自明必有冤枉東長老道貧

不與當職賤不與貴賴僧家怎敢與官府爭得是非這也是宿世冤業且得他責輕發落却又理會此罪各自去了不在話下次日郡王將帖倩了上臨安府即將可常新荷量輕打斷有大尹稟郡王行新荷產下可斷郡王分付便要斷出府官只得將僧可常追了度牒杖一百發靈隱寺轉發寧家當案將新荷杖八十發錢塘縣轉發寧家追原錢一千貫過郡王府那說印長老接得可常滿寺僧眾教長老休要安著可常在寺中玷辱宗風長老對眾僧說此事必有蹺蹊久後自明長老令人山後搭一草舍教可常將

息棒發打了着他自回鄉去且說郡王把新荷發落

寧家、追原錢一千貫新荷父母對女兒說我又無錢、

你若有私房積畜將來委還府中、新荷說道錢自有

人替我出、張公罵道你這賤人與個和尚通姦他

的度牒也被追了、那那得錢來替你還府中、新荷說、

可惜屈了這個和尚我自與府中錢原都管有姦他

見我有孕了、恐事發到郡王面前只供與可常和尚

有姦那郡王若教可常必然供出我自來供養你家、

使用錢物說過的話今日只要問他討錢來用、府還

官錢我一個身子被他騙了先前說過的話如何賴

那人兩口
叔

得他若欺心不招架時左右做我不着你兩個老人家將我去府中等我那王面前實訴也出脫了可常和尚父母聽得女兒說便去府前伺候錢都管出來把上項事一一說了錢都管焦躁起來罵道老賤才老無知好不識廉恥自家女兒偷了和尚官司也問結了却說恁般鬼話來詐別人你欠了女兒身價錢沒處措辦時好言好語告個消乏或者可憐你做一兩貫錢與了你也不見得你却說這樣沒根蒂的話來傷人聽見時教我怎地做人罵了一頓走開去了兩老只得忍氣吞聲回來與女兒說知新荷見說

兩淚交流乃言爹娘放心明日郤與他理會次日新荷跟父母到郡王府前連聲叫屈郡王即叫門人拏來却是新荷父母郡王罵道你女兒做下迷天大罪到來我府前叫屈張老跪覆恩王小的女兒沒偷做出事來其中屈了一人望恩王做主郡王問新荷何人張老道小人不知只聞小賤人便有個郡王問賤人在那裏張老道在門首伺候郡王與他入來問他詳細新荷入到府堂跪下郡王問賤人做下不仁之事你今說屈了甚人新荷告恩王賤妾犯姦傾了可常和尚郡王問緣何屈了他你可實說我到

饒你、新荷告道賤妾犯奸、那不干可常之事、郡王道
你先前怎地不說、新荷告道妾曾被幹辦錢原奸騙、
有孕之時、錢原怕事露、分付妾如若事露千萬不可
說我、只說與可常和尚有奸、因郡王喜歡可常、必然
饒你、郡王駡道你這賤人怎地依他說害了這個和
尚、新荷告道錢原說你若無事退回、我自養你一家
老小、如要原錢還府、也是我出、今日賤妾蒙家恩王
責取原錢、一時無措、只得去問他討錢還、口中以此
父親去與他說、到把父親打駡被害無辜、妾今訴告
明白、情愿死在恩王面前、郡王道先前他許供狀你

一家有甚表記爲證新荷告說王錢原許多供狀妾亦怕他番悔已拏了他上直朱紅牌一面爲信郡王見說十分大怒跌脚大罵淡賊人屈了可常和尚就着人分付臨安府拏錢原到廳審問拷打供認明白一百日限滿杖八十送沙門島牢城營將新荷寧家饒了一千貫原錢追回差人去靈隱寺取可常和尚來郡王說可常有甚罪將息好了又是五月五日到可常取紙墨筆來寫下一首辭世頌

生時重午爲僧重午得罪重午死時重午爲前生欠他債負若不當時承認又恐他人受苦一日重

已分明不若抽身同去

五月五日午時書　赤口白舌盡消除

五月五日天中節　赤口白舌盡消滅

可常作了辭世頌走出草舍邊有一泉水可常脫了衣裳遍身抹淨穿了衣服入草舍結跏趺坐圓寂了道人報與長老知道長老將自己龕子粧了可常擡出山頂長老正欲下火只見郡王府院公來取可常長老道院公你去稟覆恩王可常坐化了正欲下火郡王來取今且暫停待恩王令旨院公說今日事已明白不干可常之事皆因屈了教我來取却又圓寂

了。我去禀郡王，必然親自來看。卜火院公急急回府，將上項事并辭世頌呈上郡王。看了大驚，父子郡王同兩國夫人去靈隱寺燒化。可常衆僧接到後山，郡王與兩國夫人親自拈香罷，郡王坐下，印長老帶領衆僧看經罷，印長老手執火把，口中念道：

何得相原存棕作，龍丹就渡盡爭光。
從今剪除難縣綵，不用來生復結緣。

恭惟圓寂可常和尚，重午本良辰，誰把蘭湯浴所。黍沒包金角滿空，切下須知妙法惟大乘俱念足。手不折新荷枉受塵化人，月下中分明，咱徹陽闢

曲。今日是重午。歸西何太速。寂滅本來空。管甚時辰毒日。倘今日來臍與光明燭。憑此火光三昧。要見本來面目喚。

唱徹當陽菩薩蠻　　收了便歸兜率國

衆人只見火光中現出可常剛訊湖鄧王大人長老

你衆僧只因我前生欠宿債今世轉來還。吾今歸仙境。冊不作人間。吾是五百尊羅漢中名常歡喜尊者

言是

從來天道豈凝差　　好醜難逃火照中

說好物人歸善道　　若來修德積陰功




咸陽王捺不下烈火
性郭排軍禁不住閑
磕牙

第八卷

崔待詔生死冤家 宋人小說題作碾玉觀音

山色晴嵐景物佳煖烘回雁起平沙東郊漸覺花供眼南陌依稀草吐芽堤上柳未藏鴉尋芳趁步到山家隴頭幾樹紅梅落紅杏枝頭未着花

這首鷓鴣天說孟春景致原來又不如仲春詞做得好

每日青樓醉夢中不知城外又春濃杏花初落疎疎雨楊柳輕搖淡淡風浮畫舫躍青驄小橋門外綠陰籠行人不入神仙地人在珠簾第幾重

這首詞說仲春景致。原來又不如黃夫人做着季春詞又好

先自春光似酒濃。時聽燕語透簾櫳。小橋楊柳飄香絮。山寺緋桃散落紅。鶯漸老。蝶西東。春歸難覓恨無窮。侵堦草色迷朝雨。滿地梨花逐曉風。

這三首詞。都不如王荊公看見花瓣兒片片風吹下地來。原來這春歸去。是東風斷送的。有詩道

春日春風有時好　春日春風有時惡
不得春風花不開　花開又被風吹落

蘇東坡道。不是東風斷送春歸去。是春雨斷送春歸

風乞雨淫柳絮忙人蝶矣人人殿

去有詩道

雨前初見花間蕋　雨後全無葉底花
蜂蝶紛紛過牆去　却疑春色在鄰家

秦少游道也不干風事也不干雨事是柳絮飄將春色去有詩道

三月柳花輕復散　飄颺澹蕩送春歸
此花本是無情物　一向東飛一向西

邵堯夫道也不干柳絮事是蝴蝶採將春色去有詩道

花正開時當三月　蝴蝶飛來忙劫劫

採將春色向天涯　行人路上添淒切

曾兩府道也不干蝴蝶事是黃鶯啼得春歸去有詩道

花正開時艷正濃　春宵何事惱芳叢
黃鸝啼得春歸去　無限園林轉首空

朱希真道也不干黃鶯事是杜鵑啼得春歸去有詩道

杜鵑叫得春歸去　吻邊啼血尚猶存
庭院日長空悄悄　教人生怕到黃昏

蘇小小道都不干這幾件事是燕子啣將春色去有

蝶戀花詞爲證

妾本錢塘江上住花開花落不管流年度燕子啣將春色去紗窗幾陣黃梅雨斜插犀梳雲半吐檀板輕敲唱徹黃金縷歌罷綵雲無覓處夢回明月生南浦

王巖叟道也不干風事也不干雨事也不干柳絮事也不干蝴蝶事也不干黃鶯事也不干杜鵑事也不干燕子事是九十日春光已過春歸去曾有詩道

怨風怨雨兩俱非　風雨不來春亦歸

腮邊紅褪青梅小　口角黃消乳燕飛

蜀魄健啼花影去　吳蠶强食柘桑稀
直惱春歸無覓處　江湖辜負一簑衣

說話的因甚說這春歸詞紹興年間行在有箇關西延州延安府人本身是三陣節度使咸安郡王當時怕春歸去將帶着許多鈞眷遊春至晚回家來到錢塘門裏車橋前面鈞眷轎子過了後面是郡王轎子到來則聽得橋下裱褙舖裏一箇人叫道我兒出來看郡王當時郡王在轎裏看見叫幫總虞候道我從前要尋這箇人今日却在這裏只在你身上明日要這箇人入府中來當時虞候聲諾來尋這箇看郡王

的人、是甚色目人、正是

　　塵隨車馬何年盡　　情繫人心早晚休

只見車橋下一箇人家門前出着一面招牌寫着璩家裝裱古今書畫舖裏一箇老兒引着一箇女兒生得如何

　　雲鬟輕籠蟬翼蛾眉淡拂春山朱唇綴一顆櫻桃皓齒排兩行碎玉蓮步半折小弓弓鶯囀一聲嬌滴滴

便是出來看郡王轎子的人、虞候即時來他家對門一箇茶坊裏坐定婆婆把茶點來虞候道啓請婆婆

過對門裱褙鋪裏請璩大夫來說話婆婆便去請到
來、兩個相揖了、就坐、璩待詔問府幹有何見諭、虞候
道、無甚事、閑問則個、適來叫出來看郡王轎子的人
是令愛麼、待詔道、正是拙女、止有三口、虞候又問小
娘子貴庚、待詔應道、一十八歲、再問小娘子如今要
嫁人、卻是趨奉官員、待詔道、老拙家寒、那討錢來嫁
人、將來也只是獻與官員府第、虞候道、小娘子有甚
本事、待詔說出女孩兒一件本事來、有詞寄眼兒媚
為證
深閨小院日初長、嬌女綺羅裳、不做東君造化、金

針刺繡羣芳　斜枝嫩葉包開蕋唯只欠馨香曾
向園林深處引教蝶亂蜂狂
原來這女兒會繡作虞候道適來郡王在轎裏看見
令愛身上繫著一條繡裹肚府中正要尋一箇繡作
的人老丈何不獻與郡王璩公歸去與婆婆說了到
明日寫一紙獻狀獻來府中郡王給與身價因此取
名秀秀養娘不則一日朝廷賜下一領團花繡戰袍
當時秀秀依樣繡出一件來郡王看了歡喜道主上
賜與我團花戰袍却尋甚麼奇巧的物事獻與官家
去府庫裏尋出一塊透明的羊脂美玉來即時叫將

門下碾玉待詔問這塊玉堪做甚麼內中一箇道好做一副勸盃郡王道可惜恁般一塊玉如何將來只做得一副勸盃又一箇道這塊玉上尖下圓好做一箇摩候羅兒郡王道摩候羅兒只是七月七日乞巧使得尋常間又無用處數中一箇後生年紀二十五歲姓崔名寧趨事郡王數年是昇州建康府人當時叉手向前對着郡王道告恩王這塊玉上尖下圓甚是不好只好碾一箇南海觀音郡王道好正合我意就叫崔寧下手不過兩箇月碾成了這箇玉觀音郡王即時寫表進上御前龍顏大喜崔寧就本府增添

請給遭遇郡王。不則一日，時遇春天，崔待詔遊春回來，入得錢塘門，在一箇酒肆與三四箇相知方纔喫得數盃，則聽得街上鬧炒炒，連忙推開樓窗看時，見亂烘烘道井亭橋有遺漏，喫不得這酒成，慌忙下酒樓看時，只見

初如螢火，次若燈光，千條蠟燭焰難當，萬座糝盆敵不住。六丁神推倒寶天爐，八力士放起焚山火。驪山會上，料應褒姒逞嬌容；赤壁磯頭，想是周郎施妙策。五通神牽住火葫蘆，宋無忌趕番赤騾子。又不曾瀉燭澆油，直恁的煙飛火猛。

崔待詔望見了急忙道在我本府前不遠奔到府中看時已搬挈得罄盡靜悄悄地無一個人崔待詔既不見人且循着左手廊下入去火光照得如同白日去那左廊下一個婦女搖搖擺擺從府堂裏出來自言自語與崔寧打個胸厮撞崔寧認得是秀秀養娘倒退兩步低身唱個喏原來郡王當日嘗對崔寧許道待秀秀滿日把來嫁與你這些衆人都攛掇道好對夫妻崔寧拜謝了不則一番崔寧是個單身却也痴心秀秀見恁地個後生却也指望當日有這遭遇秀秀手中提着一帕子金珠富貴從左廊下出來撞

見崔寧便道崔大夫我出來得遲了府中養娘各自四散管顧不得你如今沒奈何只得將我去躲避則箇當下崔寧和秀秀出府門沿着河走到石灰橋秀秀道崔大夫我脚疼了走不得崔寧指着前面道更行幾步那裏便是崔寧住處小娘子到家中歇脚却也不妨到得家中坐定秀秀道我肚裏飢崔大夫與我買些點心來喫我受了些驚得杯酒喫更好當時崔寧買將酒來三盃兩盞正是

三盃竹葉穿心過　　兩朶桃花上臉來

道不得箇春爲花博士酒是色媒人秀秀道你記得

驚見得須小心

主意不然崔寧推命妙在此

當時在月臺上賞月把我許你你兀自拜謝你記得也不記得崔寧叉手只應得喏秀秀道當日衆人都替你喝采好對夫妻你怎地倒忘了崔寧又則應得喏秀秀道比似只管等待何不今夜我和你先做夫妻不知你意下何如崔寧道豈敢秀秀道你知道不敢我叫將起來教壞了你你却如何將我到家中我明日府裏去說崔寧道告小娘子要和崔寧做夫妻不妨只一件這裏住不得了要好趁這個遺漏人亂時今夜就走開去方纔使得秀秀道我既和你做夫妻憑你行當夜做了夫妻四更已後各帶着隨身

金銀物件出門離不得飢飡渴飲夜住曉行迤邐來到衢州崔寧道這裏是五路總頭是打那條路去好不若取信州路上去我是碾玉作信州有幾箇相識怕那裏安得身即時取路到信州住了幾日崔寧道信州常有客人到行在往來若說道我等在此郡王必然使人來追捉不當穩便不若離了信州再往別處去兩箇又起身上路徑取潭州不則一日到了潭州卻是走得遠了就潭州市裏討間房屋出面招牌寫着行在崔待詔碾玉生活崔寧便對秀秀道這裏離行在有二千餘里了料得無事你我安心好做長

久夫妻、潭州也有幾箇寄居官員、見崔寧是行在待詔、日逐也有生活得做、崔寧密使人打探行在本府中事、有曾到都下的、得知府中當夜失火、不見了一箇養娘、出賞錢尋了幾日、不知下落、也不知道崔寧將他走了、見在潭州住、時光似箭、日月如梭、也有一年之上、忽一日方早開門、見兩箇着皂衫的、一似虞候府幹打扮、入來鋪裏坐地、問道本官聽得說有箇行在崔待詔、教請過來做生活、崔寧分付了家中、隨這兩箇人到湘潭縣路上來、便將崔寧到宅裏相見官人、承攬了玉作生活、回路歸家、正行間只見一箇

漢子頭上帶箇竹絲笠兒穿着一領白段子兩上領布衫青白行纏找着褲子口着一雙多耳麻鞋挑着一箇高肩擔兒正面來把崔寧看了一看崔寧却不見這漢面貌這箇人却見崔寧從後大踏步尾着崔寧來正是

誰家稚子鳴榔板　驚起鴛鴦兩處飛

這漢子畢竟是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竹引牽牛花滿街疎籬茅舍月光篩琉璃盞內茅柴酒白玉盤中簇荳梅一休懊惱且開懷平生贏得笑顏開三千里地無知己十萬軍中掛印來

衆府之送　送

這隻鷓鴣天詞是關西秦州雄武軍劉兩府所作從順昌大戰之後閒在家中寄居湖南潭州湘潭縣他是個不愛財的名將家道貧寒時常到村店中吃酒店中人不識劉兩府讙呼囉唣劉兩府道百萬番人只如等閒如今卻被他們誣罔做了這隻鷓鴣天流傳直到都下當時殿前太尉是陽和王見了這詞好傷感原來劉兩府直恁孤寒教提轄官差人送一項錢與這劉兩府今日崔寧的東人郡王聽得說劉兩府恁地孤寒也差人送一項錢與他卻經由潭州路過見崔寧從湘潭路上來一路尾着崔寧到家正見

秀秀坐在櫃身子裏，便撞破他們道，崔大夫多時不
見你，却在這裏，秀秀養娘，他如何也在這裏。郡王教
我下書來潭州，今日遇着你們，原來秀秀養娘嫁了
你也好，當時說殺崔寧夫妻兩個，被他看破，那人是
誰，却是郡王府中一個排軍，從小伏侍郡王，見他朴
實，差他送錢與劉兩府，這人姓郭名立，叫做郭排軍。
當下夫妻請住郭排軍，安排酒來請他，分付道，你到
府中，千萬莫說與郡王知道。郭排軍道，郡王怎知得
你兩個在這裏，我沒事，却說甚麼。當下酬謝了出門
回到府中，參見郡王，納了回書，看着郡王道，郭立前

郭立[illegible]遲禍也不打郡不[illegible]得根[illegible]不[illegible]打又收[illegible]禍也不起

日下書回打潭州過，却見兩個人在那裏住，郡王問是誰，郭立道，見秀秀養娘并崔待詔兩個，請郭立喫了酒食，教休來府中說知。郡王聽說，便道，叵耐這兩個做出這事來，却如何直走到那裏。郭立道，也不知他仔細，只見他在那裏住地，依舊掛招牌做生活。郡王教幹辦去分付臨安府，即時差一個緝捕使臣，帶着做公的，備了盤纏，徑來湖南潭州府，下了公文，同來尋崔寧和秀秀，却似

皂雕追紫燕　猛虎啖羊羔

不兩月，捉將兩個來，解到府中，報與郡王得知，即時

陞廳，原來郡王殺番人時，左手使一口刀，叫做小青，右手使一口刀，叫做大青。這兩口刀，不知剁了多少番人，那兩口刀鞘內藏着，掛在壁上。郡王陞廳，眾人聲喏，即將這兩箇人押來跪下。郡王好生焦躁，左手去壁牙上取下小青，右手一掣，掣刀在手，睜起殺番人的眼兒，咬得牙齒剝剝地響。當時諕殺夫人，在屏風背後道：郡王，這裏是帝輦之下，不比邊庭上面，若有罪過，只消解去臨安府施行，如何胡亂凱得人？郡王聽說道：叵耐這兩箇畜生逃走，今日捉將來，我惱了，如何不凱？既然夫人來勸，且捉秀秀入府後花園

今吳中賞人亦云犒恩是古來語

去把崔寧解去臨安府斷治當下喝賜錢酒賞犒捉事人解這崔寧到臨安府一一從頭供說自從當夜遺漏來到府中都搬盡了只見秀秀養娘從廊下出來揪住崔寧道你如何安手在我懷中若不依我口敎壞了你要共崔寧逃走崔寧不得已只得與他同走只此是實臨安府把文案呈上郡王郡王是個剛直的人便道既然恁地寬了崔寧且與從輕斷治崔寧不合在逃罪杖發遣建康府居住當下差人押送方出北關門到鵝項頭見一頂轎兒兩個人擡着從後面叫崔待詔且不得去崔寧認得像是秀秀的聲

機鋒又着遲了

[illegible]

音趕將來又不知恁地心下好生疑惑傷弓之鳥不
敢攬事且低着頭只顧走只見後面趕將上來歇了
轎子一個婦人走出來不是別人便是秀秀道崔待
詔你如今去建康府我卻如何崔寧道卻是怎地好
秀秀道自從解你去臨安府斷罪把我捉入後花園
打了三十竹篦遂便趕我出來我知道你建康府去
趕將來同你去崔寧道恁地卻好討了船直到建康
府押發人自回若是押發人是個學舌的就有一場
是非出來因曉得郡王性如烈火惹着他不是輕放
手的他又不是王府中人去管這閒事怎地況且崔

寧一路買酒買食奉承得他好回去時就隱惡而揚善了再說崔寧兩口在建康居住既是問斷了如今也不怕有人撞見依舊開個碾玉作鋪渾家道我兩口却在這裏住得好只是我家爹媽自從我和你逃去潭州兩個老的喫了些苦當日捉我入府時兩個去尋死覓活今日也好教人去行在取我爹媽來這裏同住崔寧道最好便教人來行在取他丈人丈母寫了他地理腳色與來人到臨安府尋見他住處問他隣舍指道這一家便是來人去門首看時只見兩扇門關着一把鎖鎖着一條竹竿封着問隣舍他老

夫妻那裏去了。隣舍道：莫說他有箇花枝也似女兒獻在一箇奢遮去處，這箇女兒不受福德，却與一箇碾玉的待詔逃走了。前日從湖南潭州捉將回來，送在臨安府喫官司，那女兒喫郡王捉進後花園裏去。老夫妻見女兒捉去，就當下尋死覓活，至今不知下落，只恁地關着門在這裏。求人見說，再回建康府來，兀自未到家。且說崔寧正在家中坐，只見外面有人道：你尋崔待詔住處？這裏便是。崔寧叫出渾家來看時，不是別人，認得是璩公璩婆，都相見了，喜歡的做一處。那去取老兒的人，隔一日纔到，說如此這般，尋

不見都空走了這遭兩箇老的且自來到這裏了兩箇老人道却生受你我不知你們在建康住教我尋來尋去直到這裏其時四口同住不在話下且說朝廷官裏一日到偏殿看玩寶器拿起這玉觀音來看這箇觀音身上當時有一箇玉鈴兒失手脫下即時問近侍官員却如何修理得官員將玉觀音反覆看了道好箇玉觀音怎地脫落了鈴兒看到底下下面鑿着三字崔寧造恁地容易既是有人造只消得宣這箇人來教他修整敕下郡王府宣取碾玉匠崔寧有司奏崔寧有罪在建康府居住即時使人去建

康取待崔寧到行在歇泊了當時宣崔寧見駕將這
玉觀音教他領去用心整理崔寧謝了恩尋一塊一
般的玉碾一箇鈴兒接住了御前交納破分請給養
了崔寧令只在行在居住崔寧道我今日遭際御前
爭得氣再來清湖河下尋間屋兒開箇碾玉鋪須不
怕你們撞見可煞事有鬬巧方纔開得鋪三兩日一
箇漢子從外面過來就是那郭排軍見了崔待詔便
道崔大夫恭喜了你却在這裏住擡起頭來看櫃身
裏却坐着崔待詔的渾家郭排軍喫了一驚拽開脚
步就走渾家說與丈夫道你與我叫住那排軍我相

問則箇正是

平生不作皺眉事　世上應無切齒人

崔待詔即時趕上扯住只見郭排軍把頭只管側來側去口裏喃喃地道作怪作怪沒奈何只得與崔寧回來到家中坐地渾家與他相見了便問郭排軍前者我好意留你喫酒你却歸來說與郡王壞了我兩箇的好事今日遭際御前却不怕你去說郭排軍喫他相問得無言可答只道得一聲得罪相別了便來到府裏對着郡王道有鬼郡王道這漢則甚郭立道告恩王有鬼郡王問道有甚鬼郭立道方纔打清湖

河下過見崔寧開箇碾玉鋪却見櫃身裏一箇婦女
便是秀秀養娘那王焦躁道又來胡說秀秀被我打
殺了埋在後花園你須也看見如何又在那裏却不
是取笑我郭立道告恩王怎敢取笑方纔叫住郭立
相問了一回怕恩王不信勒下軍令狀了去郡王道
真箇在時你勒軍令狀來那漢也是合苦真箇寫一
紙軍令狀來郡王收了叫兩箇當直的轎番擡一頂
轎子教取這妮子來若真箇在把來凱取一刀若不
在郭立你須替他凱取一刀郭立同兩箇轎番來取
秀秀正是

麥穗兩岐　　農人難辨

郭立是關西人，朴直，却不知軍令狀如何胡亂勒得，三箇一逕來到崔寧家裏，那秀秀兀自在櫃身裏坐地，見那郭排軍來得恁地慌忙，却不知他勒了軍令狀來取你。郭排軍道：「小娘子，郡王鈞旨，教來取你則箇。」秀秀道：「既如此，你們少等，待我梳洗了同去。」即時入去梳洗，換了衣服出來，上了轎，分付了丈夫。兩箇轎番便擡着，逕到府前。郭立先入去。郡王正在廳上等待。郭立唱了喏，道：「已取到秀秀養娘。」郡王道：「著他入來。」郭立出來道：「小娘子，郡王教你進來。」掀起簾子

看一看便是一桶水傾在身上開着口則合不得就轎子裏不見了秀秀養娘問那兩個轎番道我不知則見他上轎擡到這裏又不曾轉動那漢叫將入來道告恩王恁地真個有鬼郡王道却不叵耐教人捉這漢等我取過軍令狀來如今凱了一刀先去取下小青來那漢從來伏侍郡王身上也有十數次官了蓋緣是粗人只教他做排軍這漢慌了道見有兩個轎番見證乞叫來問即時叫將轎番來道見他上轎擡到這裏却不見了說得一般想必真個有鬼只消得叫將崔待詔來問便使人叫崔寧來到府中崔寧從

頭至尾說了一遍郡王道恁地又不干崔寧事且放
他去崔寧拜辭去了郡王焦躁把郭立打了五十背
花棒崔寧聽得說渾家是鬼到家中問丈人丈母兩
個面面廝覷走出門看着清湖河裏撲通地都跳下
水去了當下叫救人打撈便不見了屍首原來當時
打殺秀秀時兩個老的聽得說便跳在河裏已自死
了這兩個也是鬼崔寧到家中沒情沒緒走進房中
只見渾家坐在床上崔寧道告姐姐饒我性命秀秀
道我因為你吃郡王打死了埋在後花園裏卻恨郭
排軍多口今日已報了冤讎郡王已將他打了五十

背花棒如今都知道我是鬼容身不得了道罷起身雙手揪住崔寧叫得一聲匹然倒地鄰舍都來看時只見

兩部脉盡總皆沉　一命已歸黃壤下

崔寧也被扯去和父母四個一塊兒做鬼去了後人評論得好

咸安王捺不下烈火性

郭排軍禁不住閑磕牙

璩秀娘捨不得生眷屬

崔待詔撇不脫鬼冤家

